

世界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前中非独裁者博萨卡统治中非时，为所欲为，滥施暴政。当他吃人肉、让狮子吞食政治犯、残杀妇女儿童种种暴行被“大赦国际”公开揭露后，经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委员会予以证实，全世界为之震惊。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博萨卡皇帝一世竟然激愤不已，一概诬之为“粗暴干涉内政”，并大声疾呼：“一切外国势力对我们都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这个唯一的、有能力领导中非人民开创新世纪的政党、有一支忠于这个党、忠于中非帝国、忠于博萨卡皇帝的特别能战斗而且战无不胜的军队。”他常对他尊敬的卡扎菲上校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没有味道，屁大的事情都要议会来讨论，本国的电台和报刊可以公开对总统提出批评。那不是总统，那只不过是一个商店的服务员，货物虽多，但不是自己的。”世界新闻人物“坎帕拉恶霸”、“村暴君”、“原始的法西斯分子”伊迪·阿明，在1977年8月自封为“乌干达全体人民的救星”、“国父”、“胜利十字勋章获得者”、“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非洲国家终身总统”、“非洲的达达博士”。1979年已被“乌干达人民”赶下台的阿明在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终于承认在瑞士银行有大笔存款。他振振有词地说：“领导一个国家就如同管理一个私人公司一样。作为顽强地为自己的国家工作的总统，我有权享有更多的补偿。这是民主的。”被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月刊称为“世界最富有独裁者之一”的前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在1979年财产达100亿美元。他不以为然的说：“担任这么大个国家的首脑22年之后，这点财产算什么？”扎伊尔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一方面贪污腐败集团在寻欢作乐，一方面贫苦大众在困境中挣扎，一些有良知的扎伊尔知识分子对此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为此，这位靠军队起家的独裁统治者把自己的责任开脱得一下二净，倒打一耙，对知识界大声斥责：“国家政府和经济各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都是知识分子掌握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金融、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司法部门都是由知识分子管理的。贪污腐败严重，知识界应该自责。”“究竟是谁在制造危机？如果说扎伊尔确实存在危机的话，那么首先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在大学界应当严肃地进行思想上的反省。把所谓的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责任归罪于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有些知识分子批评这，批评那，似乎一切都不好，乱发议论，扰乱人心，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应该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前菲律宾独裁统治者马科斯敛财有术，在一些国家的银行设立了很多秘密帐户，存入数亿美元。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无法作精确统计。与马科斯一家荒淫奢侈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0年代中期菲律宾通货膨胀率达100%—200%，工厂开工率近40%，一千多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全史速读

世界通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06—8

I. 世… II. 蔡…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5 号

世界通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3.25

字 数: 249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06—8

定 价: 678.00 元 (全 24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二篇 世界中世纪史

第六章 荷兰的崛起、衰退与英法的上升

- 第二节 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319)
- 第三节 荷兰的黄金世纪 (325)
- 第四节 荷兰的衰落 (332)

第三篇 世界近代史

第一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337)

- 第一节 革命的概述 (337)
- 第二节 革命的重笔 (343)
 - 第一次内战 (343)
 - 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成立 (352)
 - 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 (360)
 - 温斯坦莱和圣乔治山上的风波 (366)
 - 送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人——克伦威尔 (371)
 - 克伦威尔和他死后的绞刑 (376)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381)

第三节 大结局——“光荣革命”与君主立宪 (384)

第二章 北美独立战争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391)

第一节 独立战争的背景 (391)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391)

 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 (395)

第二节 美国独立战争的经过 (397)

 独立战争初期的军事政治 (398)

 美法同盟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 (403)

 1787 年宪法 (408)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410)

第一节 君主立宪派的专政 (410)

 第三等级的反抗 (410)

 到巴士底去 (416)

 君主立宪派登上新的统治宝座 (422)

第二节 吉伦特派执掌政权 (427)

 吉伦特派上台 (427)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438)

第三节 雅各宾专政 (441)

 专政的产生 (441)

 热月政变的经过 (445)

 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450)

第四章 英、法竞争 (452)

第一节 英法争夺殖民地霸权 (452)

目 录

第二节 英、法战争	(461)
第五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469)
第一节 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470)
第二节 俄国的早期扩张	(474)

第二节 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和法国人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纪头10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

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惟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这—避难所 [巴伦支海]，过上一

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 [当时正值9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入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1555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1576至1578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弗罗比歇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惟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

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过了三个世纪后，才有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越过包覆于北美洲大陆北端的、充满冰块的海域。不过，早期探险家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实际成果。他们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一道后门的哈得逊海峡和哈得逊湾。这一知识后来使英国人能在一个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情况、本会让法国人独占的地区进行竞争。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法国人自从开始他们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以后，一直以拉罗歇尔为基地，从事对南美洲北岸的海盗活动和私掠巡航。法国袭击者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大的。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莱尔船长——西班牙人管他叫 *pie de palo*（“独腿航海者”）——以10艘船进攻哈瓦那，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港内所有的船舶。

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不顾法律上的考究便采取行动。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尽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伊丽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岛，然而，1567年，霍金斯说服她改变主意，允许进行一次最后的航行。这次冒险结果是一场灾难；由于每年一度的护航队出乎预料地早数星期自西班牙到达，霍金斯的船队在西印度群岛一港口内遭到伏击。船队五艘船中，有三艘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

第三次航行的厄运标志着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希望。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必然要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来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此外，当时欧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间的摊牌日渐逼近。在霍金斯去进行第三次航行时，尼德兰已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促成一场拖延多年的激烈战争。1570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许英国臣民解除他们对女王的效忠誓约。两年后，数千名法国新教徒于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杀。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显然正在趋向战争，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的灾难的甜蜜报复。

欧洲的这些发展极度地影响了海外事态的发展。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浸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出乎意外的虚弱。荷兰人是最先能利用伊

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黄金世纪”。

第三节 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斯海尔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兰境内，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此外，荷兰背靠巨大的德国内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基本贸易商品有：比斯开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沿海渔业以及较后生利的鲱鱼水产业；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鲱鱼不可思议地从波罗的海回游到北海时才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利用这新的富源。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

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

1566年，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斗争的爆发，大大地帮助了荷兰人。当时，工业、商业地位重要且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30,000增至105,000；促成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卫普人还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自己的金钱和技术。

荷兰人在其事业中也因他们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而得到很大帮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为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世纪末叶，各种意外的事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地向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挑战。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了著名的环球航行（1577—1580年）；经这次航行发现，葡萄牙人远非东方主人，他们树敌甚多，要防守极长的商船航线和广为分散的据点。葡萄牙的东印度群岛似乎不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1580年西、葡两国王权的联合，使诸新教国家以从前对西班牙的恐惧和仇恨来对待葡萄牙。

葡萄牙这时在欧洲和海外都被视作敌人，因此，它的帝国成为诸新教强国攻击的对象。此外，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因为荷兰人不再能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是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他们不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

首要的任务是搜集可靠资料，以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将这类情报秘而不宣，采取了最有力的预防措施。1504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颁布法令，严禁地图中包含有关远于刚果的航线的任何说明。凡是泄露这类情报的早期地图均被搜集、销毁或篡改。尽管有这一检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还是逐渐泄露出去。对北方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于1595年发表的描绘世界地理情况的《旅行日记》。林索登曾作为葡属果阿的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书中为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提供详细的航行指导。

林索登的著作在发表那年即被用来指导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为期二年半的远征蒙受了重大损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然而，贸易是如此生利，尽管人力和装备遭到损失，荷兰人仍获得了巨大利润。第二支远征队更幸运，净得400%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

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从一开始起，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较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一个出乎意外的复杂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提高物价和港务费。1602年，荷兰人采取对策，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荷兰人而论，根据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公司在和土著统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驱逐畏缩的葡萄牙人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权力。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敌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账户。此外，英国公司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大体上仍是农民国家），而荷兰人则从其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荷兰人尽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却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而战斗，无力再树敌。但是，1609年，荷兰人与西班牙缔结安特卫普

休战协定后，便转身反对英国人。争夺垄断权的斗争结果是明白无疑的。荷兰人有多达五倍于英国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此外，荷兰人还有天才的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务，科恩为其国家做了先前阿尔布克尔克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职期间（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并使其后任们能够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年）和锡兰（1658年）。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同样重要的是，科恩还培养和发展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那时以前，葡萄牙人已参与这一贸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

起先，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意识地试图避免获得领土所属地。阿姆斯特丹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衰落归因于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警告荷兰公司不要犯类似错误。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贸易垄断权的过程中，被逐步导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领土扩张。垄断权只有通过设防据点网才能得到加强。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仅一小块，然而，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